

<<单向街 001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单向街 001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294832

10位ISBN编号：7807294833

出版时间：2009-8

出版时间：凤凰出版社

作者：梁文道 张大春 许知远等

页数：22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前言

躺在草坪上，在诗歌、吉他声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，和坐在电脑屏幕前、兜里揣着IPOD的一代人会有区别吗？

在一个节奏缓慢、信息匮乏的时代中成长的青年人，和在一个瞬息万变、世界每个角落都向眼前涌来的青年，会有不同的思维与情感方式吗？

十多年来，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互联网改变世界的赞歌，太多对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溢美之词。

政治领袖与商业巨头们都认定自己有必要去取悦Google和Facebook充满孩子气的创始人，而奋力让自己的融入新时代的中年人，则本能的相信年轻一代掌握着更多的资讯，有着更开阔的世界观，更强大的反应能力，更独立的个性。

只有到了近代，“青年”才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，一种想当然的变革力量。

在传统社会里，一代代人的经验都差不多，那是个向后看的岁月，是一个“黄金时代永远已经过去”的岁月。

但当近代世界兴起后，不断涌现出新的技术、新制度，戏剧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，也使每一代人生活的环境和上一代大不相同。

而进步的观念也深入人心——未来总比现在更美好。

于是，在整个二十世纪，两重强烈的感受一直并存。

一种是对青年与未来的盲目崇拜，另一种则是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古老冲动。

它们相互混合，此消彼长。

像是对于过去十多年的情绪的反动，现在人们开始谈论互联网的黑暗面了，既然这项技术被视作新一代人的塑造力量。

“最愚蠢的一代”，马克·鲍尔莱恩的新书的题目耸人听闻。

它的副标题同样引人争议，“数字时代如何使美国青年变得愚蠢并威胁我们的未来，或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下的人”。

在这位英文教授看来，信息时代的种种美好许诺不仅没实现，在网络上成长起的、被各种电子产品包围的一代人，不仅没有更聪明、更开放、更有见识，反而是无知、偏狭、盲目的自我为中心。

他们有高度的竞争感，却没有真正的创造力，更愿意在既有的框架内、按照社会规范实现自我。

你可以说马克·鲍尔莱恩的夸大其词，每一代成年人，不都有冲动去贬低下一代吗？

但是，这种夸大其词却有助于矫正我们日趋严重的技术迷恋症。

对于商业世界来说，互联网的确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工作。

昔日，洛克菲勒费尽心机，建立起一个全国市场，而现在，Google诞生之日，就拥有了一个全球性市场。

也正因此原因，这些年轻人可以几年内，积累起前人一生所积累起的财富。

但是，在文化领域，这种进化论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成立。

互联网能处理大量信息，这适用于那些浅显的、可复制的、群体性的文化产品，所以娱乐业在此刻大获蓬勃。

但对于那些讲究独特的、暧昧的、深思的、充满想象力的文化产品，这扑面而来的信息，经常意味着对思想与想象空间的窒息，它不仅不打开、释放我们，反而麻木我们的感受，消解我们宝贵的专注能力。

倘若我们不对此保持警惕，人类很可能掉入一个技术垄断的年代，在这个历史的新篇章里，效率、利益、经济进步是社会运转的核心。

在很多方面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来临。

而在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，必然被这些特性深深的作用。

中国的环境与美国不同。

由于中国社会曾深陷于政治权力与社会习俗的束缚，技术曾经被想当然的拯救力量。

<<单向街 001>>

但是，希望很快又转变成幻灭。

过多的信息并没使这些青年人更有判断力，他们经常是新的盲从者；丰富的全球文化并没随着宽带而来，反而是一种封闭的自恋意识的兴起…… 探讨互联网对青年心理的影响，是《单向街》第一期的主题。

我们邀请了从美国著名作家到中国年轻一代，来谈论他们对技术、对青春、青年文化的看法，文章的跨度如此之大，是我们想为读者提供尽量多的视角。

我们希望你看到这种价值观的变迁。

三十年前，当年轻人要表现自己的个性时，经常选择是文学、艺术作为突破口，而现在则是商业。

我怀疑，我们的编辑们，刻意强调了互联网文化的阴暗面，因为我们都是谷登堡的孩子，我们钟情的是在昏黄的光线下，独自阅读的静谧、句子与句子的逻辑感、字里行间的意外。

而对着电脑屏幕、不断被MSN对话框中断、从一个文本接到另一个文本的方式，实在难以接受。

我们有点抱歉，使用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。

但我们也希望这个标题，能激起你的头脑中的不安和躁动。

这本双月出版的杂志书，将刊登评论、游记、报道、访谈、摄影作品。

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杂乱的组合，但此刻的中国不正是种种杂乱事件和价值观的冲突和实验吗？

当然，我们的态度坚定和一贯的，就是用一种智力性、探索的姿态的理解中国社会。

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，这种流行情绪带着“理性”、“实用”的面纱，习惯性的嘲笑一切更为单纯、理想主义的情感。

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，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、只生活在现在，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，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，别无选择。

而在方式上我们强调的是非虚构类写作——如何把现实题材描绘得小说一样娓娓动听。

此刻的中国，不正是巨大的戏剧上演场吗，真实的生活比种种虚构都更精彩，但是将现实移植到纸面，却的确需要某种坚信的努力和特别的技巧。

希望你喜欢我们的态度和探索方式。

希望我们和你，和我们的国家，一起成长，并兴趣盎然的探索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内心。

## <<单向街 001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单向街》杂志书是一份连续出版物，两月一期，以非虚构类的报道、评论，摄影作品为主。将全世界最好的作品引入中国，鼓励一种清醒、独特、富有活力的声音，将更多年轻人重新吸引到书籍、艺术与思想的情绪中去。

《单向街》的特性，在于它思维的更年轻化与更敏锐的时代感。

内容与时代贴得更近，中国正是一个各种社会实验的万花筒。

在设计上他更与国际潮流接轨，在写作上它则试图树立非虚构类写作的标准。

它还建立起一支以调查性记者、年轻学者、摄影师、艺术家为主的作者队伍。

《单向街》杂志书试图提供众多名家和实力作家最负责任的时代记录。

《单向街》杂志书试图发掘和培育中国最好的非虚构写作文本和写作者。

《单向街》杂志书试图让中国青年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期望这些声音是清醒而令人尊敬，发人深省的。

《单向街》由许知远主编，联合文治图书（wenzhibooks）共同出版。

《单向街001》为该系列杂志书的首期。

## 作者简介

【梁文道】1970年生于香港。

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、文化及时事评论，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。

现职凤凰卫视评论员，并为《南方周末》及《南方都市报》等中国内地、香港及马来西亚十余份报刊杂志专栏作家。

【许知远】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，曾任《经济观察报》主笔，现为《生活》杂志联席出版人，《亚洲周刊》与《英国金融时报》中文网专栏作家，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。

出版有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、《转折年代》、《新闻业的怀乡病》、《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》、《中国纪事》、《醒来》等。

【Nicholas T.Carr】IT专家。

新著有《巨大的转变》（The Big Switch），预言“云计算”是企业计算领域不可避免的未来。

【Lebert Skidelsky】1934年出生在中国哈尔滨一个俄籍犹太富商家庭，他的《凯恩斯传》使他成为“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”

【谢丁】曾为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记者，现为《生活》杂志资深记者。

【覃里雯】曾任《经济观察报》高级记者，现任搜狐新闻频道总监。

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。

出版《冷酷的新闻纸》。

【李海鹏】《南方周末》高级记者。

2003年起，他与同事一道在调查性报道的采访、写作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尝试。

现为《GQ》杂志中文版编辑。

【陈芳明】台湾高雄人。

美国台湾文学研究会创办人之一、美国《台湾文化》总编辑，现任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
著有散文集《掌中地图》，诗评集《诗和现实》，文学评论集《鞭伤之岛》，学术研究《殖民地摩登：现代性与台湾史观》等。

最新计划是撰写《台湾新文学史》。

【黄永玉】1924年出生于湖南凤凰的沱江镇。

自学美术、文学，为一代“鬼才”。

博学多识，诗书画俱佳，出版有《永玉六记》、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、《比我老的老头》等。

【张钊维】台湾台南市的泉州移民第七代。

身兼评论作家与纪录片工作者二职，现担任CNEX基金会制作总监，致力于推动华人纪录片的创作与交流。

著有《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》《穿梭米兰昆》，探讨台湾以及中国的通俗音乐与社会文化现象。

译作《庞克的哲学》。

【李孟夏】曾服务于现代传播集团，任北京地区编辑总监，《周末画报》城市版总监，《新视线》杂志品牌推广总监。

【戴锦华】1959年生于北京，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。

<<单向街 001>>

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。  
从事电影史论、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。

著有《浮出历史地表——现代中国妇女文学研究》（合著）、《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》、《拼图游戏》（随笔集）、《雾中风景：中国电影文化1978—1998》等。

【郭玉洁】北京大学毕业，曾任《财经》杂志记者，现为《生活》杂志编辑部主任。

【李来强】22岁，吉林动画学院摄影专业在读大学生。  
个人摄影网站：[www.laiqiang.fotoyard.com](http://www.laiqiang.fotoyard.com)。

书籍目录

[话题] 嗨！

Julia Google把我们变蠢？

每一代人都差不多——与飞猪的对话 有梦想，但梦想什么？

[访谈] 先知的另一副面孔——许倬云访谈[纪录] 出走 大脑里的战争 富豪征婚记 一堂法学课[

艺术] 艺术是一种真诚的欺骗——王浪访谈[随笔] 埋伏有血液里 钱是怎么回事 一个录音带时代的告白 我信佛，连卡佛的佛！

庞家那棵大树[沙龙] 蒙面骑士马科斯

## 章节摘录

我们呼唤年轻人，年轻人也出来了，但他们也说不出新东西，唯一标榜的就是年轻。

【一】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有一个简单的推理：一个国家如果开始了市场经济，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，必然会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。

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，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已经破产。

它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，那么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变得民主，变成所谓“西方的自由、民主”，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历史观来看中国，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：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下一波政治改革运动的急先锋。

我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。

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几个原因。

看“西藏事件”引起的反应就知道，当时很多外国人很惊讶，为什么这些年轻人——特别是到海外留学的那批——会那么愤怒，那么爱国？

我的一些在外国教书的朋友说，20世纪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，以前的留学生刚出来没多久，就对中国政府有一大堆批评和怀疑，为什么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反而那么爱国呢？

事实上今天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和20世纪60~7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。

回想一下20世纪60~70年代，那时社会资讯很不流通，物资很匮乏，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一个从全能型的国家慢慢转变的阶段。

在那个时代，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，买一个外国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谊商城，还需要外汇券，你要看外国的资讯是很复杂的，听外国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种政治冒险。

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，会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，是和这个政权联系在一起的，他们对政府的怀疑、不满甚至批判是天然的。

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。

对他们来讲，这是没有必要的。

我为什么不满意？

你刚刚出了iPhone我有钱我也买得到，什么外国产品我都有，有钱我买真货，没钱我买假货。

以前看外国电影很困难，张艺谋还在当学生的时候，一帮人凑到友谊宾馆，开了一个小房间，几个香港朋友带录像带上来给他们看，哦，原来这是安东尼奥尼啊。

现在我们到街上随便一个小摊贩说不定都有一套安东尼奥尼，我有什么不自由？

你说我言论不自由我天天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快乐啊，那你们干嘛批评我们？

你们外国干嘛批评我们不自由？

这种自由是一种消费上的自由，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，甚至今天的香港，我都见过这样的情绪。

我们会把这种买卖的自由、购物的自由当成是一种人权。

以前是从消费上的不自由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不自由，现在我们在消费上很自由，甚至某种程度言论也很自由，那还有什么问题？

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不会有上一代年轻人那么多的愤怒、不满、怀疑，和批判。

而且他们出生的时候是看到这个国家是在崛起，看到这个国家在物质生活各个方面越来越好，他们干嘛要怀疑？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一代的年轻人又很有自信心，这些复杂的特质，不是西方观察家心目中理想的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那种人。

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们会改变，经历过特殊年代的上一代年轻人对政府会有一种不信任感，但是会有一些很切实的要求，比如说我要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生活环境，一些很具体的权利，而这些具体的权利可能是政府都很难拒绝的，比如我要喝没有毒的牛奶，政府能够说不行吗？

而他们做这些要求的时候，组织方式，诉求的方式，都会比上一代更成熟，更稳重，更理性，更扎实。

我觉得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些要求，这样的一种心态会带来的改变，未必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所想像的



## &lt;&lt;单向街 001&gt;&gt;

期望的那种变，但那是另一种改变。

【二】 台湾、香港的70后、80后年轻人，会比较像日本的70后、80后，那是因为大家的社会节奏或者发展的阶段比较接近，跟大陆是不一样的。

在那种状况底下，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，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“下流志向”。

什么叫做“下流志向”？

以前说一个人的志向是往上的，我希望钱赚得越来越多，我希望生活越来越好，要有志气，可是现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年轻人的志气是往下的。

就是说，我不想读书读得很好，我也不想有份越来越好的工作，我甚至想失业。

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，小学生上课的时候，前面一半坐在那里乖乖地听老师讲，后面一半在散步——真的在教室里面散步、聊天，老师也不管，管不了。

日本大学生的英语比之前退步很多，现在所达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，甚至初中。

我觉得台湾和香港也是同样的情况，比如说我在香港有一个出版社，我要负责面试一些人，一些年轻人，我问过他们：你有什么嗜好？

他们会说：“睡觉”。

Ok，那我说，你平时的休闲是什么？

“睡觉”。

啊？

就“睡觉”啊，“睡觉”怎么能成为嗜好呢？

我这一代人很难理解的，“那你要来我出版社工作，平时看些什么书？

”“我不喜欢看书。

”“可是我们是要出版书的。

”他说：“那我出书就好，出书不一定就要看书，我出书是要给别人看。

” 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里？

前十年、二十年，年轻人可能会说谎，他可能不大爱看书，但是他可能会说：我最喜欢《战争与和平》，莎士比亚，《红楼梦》，等等。

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骗你的，很坦白：“我不看书的。

”换句话说，他不觉得这是问题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很多人就会说，一代不如一代。

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。

我觉得香港、台湾，日本这些年轻人，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时期，他们从小就发现，那种“努力读书、好好工作，换取一个很好的生活，再忙碌、生活再好一些、再有钱”的想法——这样的一种想法，本来是支撑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——现在是破产的。

我不会责怪这些年轻人，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。

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，希望在哪里？

当你看到自己的父亲衰老、疲倦、平庸，那我干嘛要好好读书？

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？

拜托你别跟我说这种废话。

但是大陆不一样，大陆整个社会节奏是不一样的。

我只从我最了解的一个行业来讲，比如我做媒体，我在香港、台湾碰到的所有媒体的老总，报纸的社长，总编辑……都是50岁以上，甚至更老，但是我在大陆遇到的好多老总是30来岁。

这是一个二十多年前香港走过的路，30多岁就能管一家报纸，下面几千人，那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，市场突然扩大了，过去媒体就是那几家，但现在突然多了那么多出来，大家都要人，机会在无限地扩大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东西等着你，你对未来的期望还是乐观的，你会觉得未来会比今天更好。

可是台湾和香港却不是这样的，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。

香港回归之后看到太多大陆崛起的消息，香港年轻人现在接触到很多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，和他们

## &lt;&lt;单向街 001&gt;&gt;

一起学习，甚至一起工作，奇怪的是，当他们发现这些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，那么努力，那么有志气，那么优秀的时候，他们不会想说我和你们拼了，他/她会说，那我就算了，好累。

换句话说，台湾、香港、日本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、甚至衰老的社会，而大陆还在往前，窗户很大，我觉得这会影响年轻人对自己的看法，对未来的看法。

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个朋友做一个剧场作品，里面有一段是video，很好玩。

我们去街上访问了大概100个人，只问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：“你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坏还是越来越好？”

”第二个问题是：“你会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？”

”结果呢，全部剪辑起来，笑死人了，90%以上的人都说：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好，而社会会越来越坏。

那每个人都越来越好，社会怎么会越来越坏呢？

你可以看到，十年前香港这个社会变得很原子化，每个人都会觉得我的成功、我的失败是靠我自己的，我对自己有信心，所以我自己会越来越好，但当时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社会很糟，会越来越糟。

我相信今天当我再去做这样一个作品，说不定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糟，社会也会越来越糟。

但我觉得在大陆问这个问题，人们可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好，而社会也会越来越好。

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是很好玩的，你能够看到人们怎么看自己，怎么看社会，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怎么认知自己和社会，和其他人的关系。

比如香港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前，出现了政治上世代交替的呼声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我们对老一辈的那些政治人物很不耐烦，要有新一代出来，整个社会也在呼唤年轻人出来。

香港最近有一个很活跃的团体叫做Roundtable，有几百个成员，是一个智囊组织，几百个大专院校，研究院，或者政党的年轻人，做各种各样的政治研究、政策研究。

有很多这类的小团体在出现，好像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张，要有自己的说法了。

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对这批年轻人，真的是太关注了，就是连政府在委任新官员的时候都会从这些组织里面挑一个出来——一个才30岁的年轻人被聘请到政府里做高官，过去从来没有过行政管理经验，只在报纸上写过几篇政论文章，现在给他月薪是接近二十万港币、有司机接送的那种官员，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很焦虑，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？

都在等，都在想，于是出来一个年轻人，大家就说：啊，他是我们的希望。

可是我觉得这个希望是很不切合实际的，为什么呢？

因为我看到的只有年轻人，我看不到有新的主张。

我研究了他们一两年，这群人，有的是我同辈，有的比我年轻，我观察他们说的东西，大家都在说，我们要摆脱过去的东西，我们要摆脱“民主”或“亲中”这样的二元对立，我们要有新的说法，新的主张，我们年轻人不再那么搞。

Ok，那你告诉我第三条路具体来讲是什么，他又说不出来。

甚至这次选举，我看到好多新面孔，但是他们玩的游戏，选举操作的方式，竞选的策略，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分别。

我觉得台湾也有一样的情况，大家都说我们对“统”、“独”很厌倦，不要再搞了好不好，不要再讲了好不好，我们能不能超越它，有一个新的东西拿出来。

但你说的超越“统”“独”是什么？

我们还没有办法用一种很清晰、很庶民的语言把它勾勒出来，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未来。

相反，我看到的是什么呢？

就是台港两地的主流政治界所提出的第三条路，香港是超越所谓的民主和亲中，台湾来讲，就是超越所谓的“统”和“独”，这两边的第三条路都强调的是什么呢？

就叫做实干，像国民党赢台湾“大选”，标榜的就是我们拼经济，实干。

当大家都在讲实干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废话，为什么呢？

当我们不要争论，要干实事，那告诉我实事是什么？

## &lt;&lt;单向街 001&gt;&gt;

实事就是发展经济，你想发展经济，就要有相应的对策，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？结果你讲出来的那套方法还是原来的老方法，没有新的东西，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当你要发展经济，社会要发展，你要定出方向的时候，永远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，没有一种是ideologyfree（不受意识形态影响）的经济发展道路，这是不存在的。

当他们说不要意识形态，只要经济发展的时候，这其实是一种空泛的修辞。

我很讨厌美国共和党，所以当我看到奥巴马，他出的几本书我都很认真的看完，看了半天我都看不出他所说的change, change.....changetowhat?  
towhere?  
你要向什么东西改变？  
我看不到，yes, wecan.....yes, wecan.....我们能改变，能改变什么？  
向什么方向改变，我觉得现在台湾和香港都是这样，都有梦想，那梦想什么？  
我们呼唤年轻人，年轻人也出来了，但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，他唯一标榜的就是他的年轻。

但是年纪的长幼和议题的新旧是两回事。

【三】 虽然我说得很悲观，但是对台港两地的年轻人，或者说对社会，我仍然有某种希望在里面。

我觉得台港两地之所以有瓶颈，是因为现在台面上的主流人物，社会上的主流论述，是冷战遗留，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残骸。

他们这一代人所相信的，就是高速增长和发展换来社会的繁荣，低失业率，等等。

比如说香港过去标榜，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，最自由的经济体系，遍地黄金的社会，到处是机会，只要你努力，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生活。

可是在过去两三年，香港开始有一些零星的说法，它还没有形成很主流，很清晰，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套论述，但是局部的说法出来了，比如说香港那么喜欢拆房子，盖新楼，用地产带动经济，这套逻辑开始被怀疑，很多人说：我们能不能不单讲经济发展，我们要讲生活质量，能不能不要只是注重GDP的增长，我们要注重环境的保护。

这是第二次现代化的一个趋势，用德国社会学家乌里希·贝克的说法，第二次现代化就是对第一次现代化的主张的反省。

我觉得香港到了这个环节了。

我们开始反省上一代人所相信的那种社会潮流，那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立场是不是要改变了。

但是第二次现代化是一种梦想，这个梦想还不是很具体。

上一代人的梦想是很具体的，就是我要从香港深水埗的旧堂楼搬到尖沙嘴附近比较好的房子，终极目标是要上山顶。

那是一个楼梯，很实在的。

我要从搭公交车，到开个私家车，是很具体的。

这代人的梦想，我觉得大陆、香港现在的年轻人，可能都还有这些，可是又多了些别的东西。

那种东西是我刚才所说那种人生。

他/她可能说，我的梦想是要开一家小店，我也不要发财，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好玩的事情就行。

我的梦想是去旅行，我的梦想是到什么地方去修行。

这种奇奇怪怪的梦想都开始出来了，但这种梦想是一种还没法清晰说明的梦想。

这种不实在的梦想反而更好，因为它牵涉的是一个根本的社会选择，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有另一个社会，这个社会是不同的选择方式。

这个东西很吊诡的是，它一方面很保守，我们常常讲社会提供很多选择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这常常是很市场化的，也就是说所谓提供给你lifestyle，每个杂志都告诉你有多少种lifestyle，你可以坐游艇，你可以坐私人飞机，这是一种消费的lifestyle的选择；另一方面，它也有可能变成很激进的，我们要一个不一样的社会，要有不一样的游戏规则。

这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叛，这个反叛很奇怪，一方面看起来很强悍，年轻人会上街示威，但与此同时，这和我开始所描述的那种“我不想工作”，又有点相互的关联，就是说不愿意像上一代人所

## &lt;&lt;单向街 001&gt;&gt;

说的那样努力念书，努力工作，好像看起来很消极，但是同时，这是对整个社会运作逻辑的质疑，就是说“为什么人一定要工作吗？”

人一定要念书念得很好然后有很体面的工作，赚取很好的生活吗？

”我拒绝去找一份很稳当的工作，是因为我想有更多的时间骑脚踏车，这难道是错的吗？

我赚够了一笔钱，也不想买房子，我只想到哪里去玩一个月，把钱花光回来再说，这难道一定是不对吗？

这样的对以前社会运作逻辑的根本的怀疑，我觉得在港台两地都出现了。

看大陆，大陆现在好像是在重复前十年、二十年台湾、香港走过的路，但又有点不一样。毕竟这个社会是同步运行的，所以大陆的年轻人，80后，90后，也会出现那种刚刚我们在台港两地所谈到的现象，他们是混杂的，一方面觉得前面是有希望的，我能够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他也会觉得，我也可以活得很有原则，我可以有别的生活方式。

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难描述和归纳大陆这一代，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都很难归纳大陆的各个方面，比如改革开放前10年，1980年“文化热”，中国大陆的文化界用十年时间消化掉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·韦伯，一直到后现代100年的东西，我觉得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是一样，用短短几年把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几代间经历过的想法、潮流，一下子消化起来，是很混杂的，很难做简单的判断。

比如说我刚刚讲过，大陆的年轻人处在一个似乎未来是充满希望的、很光明的心态，但同时也有很多这样的人，想要过不同的生活，而这个不同的生活是要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去体现，去承载的。所以现在很难讲，它到底往更保守的方向，还是更激进的方向发展，现在还很难判断。

这很有趣，因为我常常在反省一个事情，我在凤凰卫视做电视节目，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媒体，在北京也不是每家都能够看得到，但是可能在某些学校、某些小区、某些酒店是能看到的。

有的农村也是能够看到凤凰卫视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会收到农村的年轻人寄给我的信，我看那些信的时候，心情会很复杂。

为什么呢？

他们会跟我说，我迟早会离开农村，我要出来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。

仿佛我、凤凰卫视，以及所有的电视媒体、主流媒体，一天到晚都在向农村播送，告诉他们外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花花世界，那边有什么样的好东西，给它一个梦想，使他们有那种越强烈的我要出来闯、我要出来干一番事业、我要出来见见世面的那种感觉。

看看我们的报纸，中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，城乡对比那么悬殊，可是大家看到的媒体报道都是相同的，今年圣诞节什么酒店有什么大餐，今年的春装怎么样……你跟一个年收入1000多人民币的家庭的年轻人说米兰的春装，他们怎么去解读这个信息？

很难怪他们都要出来。

这个过程里面，我每次都觉得不安的地方在那里？

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太容易，太想当然了。

我不知道，那种“想”出来的愿望，很多人说这是志气，但我很怀疑，这是志气吗？

还是是一个错误的幻觉？

他有很多的寄望，但是将要破裂，或者发现自己完成不了的时候，还是那个东西吗？

我在珠三角碰到好多女工，带着很多理想来到深圳，来到东莞，收入比在农村的时候好多了，可是她天天看到的是什么？

东莞是个很变态的地方，全国五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东莞，天天看到很多老板出入，吃、喝，昂贵的消费，然后自己拿这样的薪水，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吗？

打工回去吗？

还是留下来？

留下来又怎么样？

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，我真不知道。

我们做媒体的应该去反省，大众传媒那么均质化的散布在全国，我们传递出的讯息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，给了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希望，而这样的世界观和希望会对他们形成什么，我真的不敢讲。

<<单向街 001>>

<<单向街 001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《单向街》这本杂志书，能聚合很多人的思考和对现实的关注，也能引发我们对自己以及这个时代的再度思考和重新认识。

互联网和物化，摧毁我们这代人的大脑了吗？

或许，摧毁我们的，不仅仅是这些，还有精神层面的大量垃圾。

——《新京报》 杂志书新秀首发，《单向街》人气最高！

杂志书群落里出现了一个新面孔——单向街书店推出了杂志书《单向街》。

首发当日，活动现场人满为患，一张张年轻的脸庞证明了这家书店的人气。

《单向街》为双月刊，以非虚构类的报道、评论、摄影作品为主，它力图呈现一种清醒、独特、富有活力的声音。

在第一期中，收录了梁文道、张大春、许倬云、戴锦华、黄永玉、李海鹏、李孟夏等人的文章或对话记录。

阅读这些文字，会让人对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有更多的认识和思考。

——《京华时报》

<<单向街 001>>

编辑推荐

《单向街001》——中国青年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；首期作者群：许知远、梁文道、陈芳、李海鹏、覃里雯、张大春、李孟夏、戴锦华等。  
互联网和物化，如何摧毁了一代人的头脑。

<<单向街 001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